

# 甲骨文与殷商史

胡厚宣 主编

第二辑



胡厚宣主編

甲骨文與殷商史

(第二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甲骨文與殷商史

(第二輯)

胡厚宣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7.25

1986 年 6 月第 1 版 198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統一書號: 11186·84 定價: 6.20 元

## 前言

胡厚宣

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甲骨文合集》編輯工作組的同志們，多年以來，在編輯《甲骨文合集》的同時，都積累了一些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不斷寫出一些學術性的論文。已經先後出版《甲骨探史錄》和《甲骨文與殷商史》等論文集兩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也不斷聽到一些好評。這對我們是一極大的鼓舞和鞭策。現在《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二輯又編成繕好，就要付印了。時光流逝，我室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逝世，不覺已是五年。我們謹以這冊論文集，作為對於顧先生深切的悼念！

顧頡剛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博學多才，治學方面很廣，無論歷史地理、神話傳說、邊疆民俗、民間文藝，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專精於我國的古代歷史，在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業績和貢獻。早年編有《古史辨》多冊，創為「層累造成」的古史」的觀點，在古史考辨方面，成為這一派的大師。晚年專門研究《尚書》，所作《大誥今譯》，分為校勘、解釋、章句、今譯、考證等章，綜合起來，組成一個研究體系，成為整理《尚書》史實的一個樣本。與《尚書》有關的，像《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和評論等篇，也都是關於古史研究方面的傑作。

顧先生除了主編一些學術期刊和叢刊之外，解放前寫有一本《漢代學術史略》，解放後重印，改題為《秦漢的方士與儒生》，由陰陽五行學說，講到漢代對於古史系

統的大整理，頗有一些獨到之見。解放後出版還有《史林雜識》一書，則是關於古史研究頗為精闢如《日知錄》一類的劄記集。

這裡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顧先生在先秦史研究室裡，對於我們《甲骨文合集》的編輯工作，非常支持。對於我們年青一代的培養，也很關心。他教同志們研究先秦史，除了掌握古文字和考古學的資料以外，還應注意古典文獻的研究。他說中國古文獻的資料，十分零碎，問題也十分複雜。在掌握大量資料時，必須辨別真偽，明確是非。要充分利用前人在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考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天文、曆法、地理、生物、農業、醫學等方面，還應仔細參考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

顧先生還為我們開過一份由研究實習員到副研究員的培養學程表，共分八個學程，每一學程都列出了誦讀的和翻覽的詳細書目。進度非常明確，要求也非常嚴格。

像這樣一位學不厭教不倦的史學前輩老專家，不幸竟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病逝世。迄今已是第五個年頭。我們的《甲骨文合集》圖版部份十三冊，早就出齊了。釋文部份，今年也要定稿付印了。我們現在謹以這一冊論文集，來寄托我們對於顧先生的哀思。

本輯論文集係由王煦華同志編輯，韓樹績同志繕寫，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同志提出過很好的意見，我們都非常感謝他們！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

前言

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二輯目錄

《英國所藏甲骨集》序

甲骨文詞義系統探索

卜辭文例與卜辭的整理和研究

甲骨文牽字說

祖庚祖甲卜辭與歷組卜辭的分期

「禘祭」卜辭時代的再辨析

「殷人屢遷」辨析

殷武丁臣屬征伐與行祭考

從甲骨文的「秬」字說到商代農作物的收割法

甲骨文月食紀事刻辭考辨

西周甲骨述論

青銅刀契刻甲骨文字的探討

再論「弜」字

補白

甲骨卜辭校正《史記》所載商代世系之誤兩例

胡厚宣（一）

胡厚宣（一）

趙誠（六）

蕭良瓊（二四）

宋鎮豪（六五）

謝齊（八四）

常玉芝（一六〇）

楊升南（一八五）

林小安（二二三）

彭邦炯（三〇三）

范毓周（三一〇）

王宇信（三三八）

朱鴻元（四一四）

劉克甫（四二〇）

項北（五）

甲骨文中的幾個最大數字

釋「眾乍藉不喪」

簡訊二則

「殷商文化研究會」籌委會成立

《甲骨文合集》釋文即將完稿

編後

二

云居(二三)

謹嵐(三〇二)

(三〇九)

(一〇五)

王煦華(四二六)

## 《英國所藏甲骨集》序

胡厚宣

殷墟甲骨文字，自從一八九九年被學者認識，迄今已經八十五年。先後作家將近五百人，專著和論文達三千餘種，甲骨學在今天的全世界，已經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甲骨文的實物資料，八十五年來，共發現約十五萬片以上。迄今大半都已發表。在我們國內，大陸收藏的有二十五個省市自治區，四十個城市九十八個機關單位四十七位收藏家，共藏甲骨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一片。台灣省收藏的有五個機關單位三位收藏家，共藏甲骨三萬零二百零四片。再加上香港地區的四個機關單位。藏甲骨八十九片，三項總合共藏甲骨十二萬七千九百零四片。這些材料，無論過去著錄過或未經著錄過的，只要具有有意義的甲骨，這次都已選錄在我們所編輯的《甲骨文合集》一書。

國外收藏的甲骨，近年以來，除了零碎發表的一些材料之外，其大宗甲骨，多有綜合整理予以出版的論著。在日本，有貝塚茂樹和伊藤道治兩教授編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八），增補版改稱《甲骨文字研究》（一九八〇）；松九道雄教授編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一九八三）和東洋文庫古代史研究委員會編的《東洋文庫所藏甲骨文字》（一九七九）。在加拿大，有許進雄博士編的《安大略博物館所藏《明義士收藏甲骨》》（一九七二，一九七七）和《懷特氏等收藏甲骨集》（一九七九）。在美國有周鴻翔教授的《



美國所藏甲骨文錄等書。這對我們編輯《甲骨文合集》，給予了極大的方便。

國外收藏的甲骨文，除日本和加拿大之外，以英國所藏為最多，而且蒐集較早，內容也比較重要。那是大約在甲骨文被認識的第四年即一九〇三年以後的幾年，有英國浸禮會駐我國山東青州（今益都縣）的宣教士庫壽齡和美國長老會駐我國山東濰縣的宣教士方法敏，所謂庫方二氏者在濰縣向一古董商人名叫李茹賓的大肆購買甲骨文，先為二人合購，後又各自分開。一九〇八年方法敏為當時在天津的英國駐華總領事金璋購得甲骨文一批，後歸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一九〇九年庫壽齡也以甲骨文一批，售歸英國蘇格蘭博物院。一九一一年庫氏又以一批售給了英國不列顛博物院，今歸倫敦圖書館保存。

方氏蒐購甲骨文，凡購得一批，就都畫其圖形，摹其文字。後來凡見到別人蒐集的甲骨文，也都沒法把它摹寫下來。十年之間，完成了一部摹寫本的專書名叫《甲骨文辭》。方氏一九一四年去世，遺稿輾轉歸美國紐約大學白瑞華教授保存。白氏由方氏《甲骨文辭》手稿中選印了三部書，其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庫方二氏藏甲骨文辭》一書中的《皇家蘇格蘭博物院所藏》和《不列顛博物院所藏》兩部份及一九三九年出版的《金璋所藏甲骨文辭》全書所收，即今英國所藏。

這三批甲骨材料，以蘇格蘭博物院所藏的一批，數量最多；原藏不列顛博物院現歸倫敦圖書館的一批骨片最大；原金璋舊藏現歸劍橋大學圖書館的一批內容最精。可惜幾十年來除了白瑞華所印方法敏早期摹寫本之外，一直再沒有經過整理。摹寫本再好，也難免有失真之處，而且《金璋所藏甲骨文辭》一書，付印時還有些縮小，這在與別書拼合的時候，就不大方便。但是沒有辦法，在我們編輯《甲骨文合集》一書的

時候，只好使用這些摹本，在五期甲骨十二冊之後，另把它收在第十三冊中。

一九八二年，我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學勤同志前往英國參加會議，順便全面調查了英國所藏的甲骨，並與倫敦大學東亞非洲學院協商，訂出重新整理英國所藏甲骨的合作計劃。一九八三年齊文心同志又前往英國，以七個月的時間，將英國所藏全部甲骨，略加甄別，擇優墨拓。這一方面補充了摹本材料之所未備，一方面也彌補了摹本臨寫失真、未摹反面以及印本縮小等等的缺陷問題。最後編輯為《英國所藏甲骨集》一書，付印出版，這無疑是對甲骨學研究的一大貢獻。

我常常想關於甲骨文材料的著錄，一般有三種情況，互有短長。一種是照片，如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菁華》（一九一四），郭沫若同志的《卜辭通纂》別錄之二《日本所藏甲骨擇尤》（一九三三），梅原末治教授的《河南安陽遺寶》（一九四〇）等書。甲骨逼真，但文字常常看不清楚。一種是摹本，如明義士的《殷虛卜辭》（一九一七）和前舉方法斂的《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一九三五）、《金璋所藏甲骨卜辭》（一九三九）等書。文字清楚，但摹寫容易失真。一種是拓本，這比較最好。但如劉鶚的《鐵雲藏龜》（一九〇三），姬佛陀的《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九一七），葉玉森《鐵雲藏龜拾遺》（一九二五）等書，甲骨逼真的程度不如照片，文字清楚的程度不如摹本。只有照片拓本摹本三位一體，相互補充，那才是儘美儘善。

過去的著錄書，有既有拓本又有照片者，如于省吾教授的《雙劍謬古器物圖錄》（一九四〇），饒宗頤教授的《海外甲骨錄遺》（一九六一），棧齋部份和松丸道雄教授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一九八三）等。有既有拓本又有摹本者，如明義士的《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一九三五），董作賓教授等的《殷虛文

字外編》(一九五六)和貝塚茂樹教授等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一九五九、一九六〇)等書。

又如羅振玉《殷虛書契菁華》(一九一四)，先印了照片，羅福成《傳古別錄》第二集(一九二八)，又印了拓本。又如董作賓教授《新獲卜辭寫本》(一九二八)，先印了摹本，《殷虛文字甲編》(一九四八)，又印了拓本。又如董作賓教授《殷虛文字乙編》(一九四八)，先印了拓本，《殷虛文字乙編摹本示例》(一九六〇—一九六五)，又印了摹本。

其既有照片拓本，又有摹本者，惟有伊藤道治教授的《故小川睦之輔氏藏甲骨文》(一九六六)，《大原美術館所藏甲骨文》(一九六八)，《藤井有鄰館所藏甲骨文》(一九七一)，《檜垣元吉氏藏甲骨文》(一九七二)，《關西大學考古資料室藏甲骨文》(一九七七)，《國立京都博物館藏甲骨文》(一九八四)。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一九八四)等著作，真正作到了三位一體，可以相互參考補充，對甲骨文的研究甚為方便。

關於英國所藏的甲骨，前幾年，我們曾以魯惟一博士的協助，借到了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甲骨的照片，又從吳世昌教授處，借到了原不列顛博物院舊藏現歸倫敦圖書館的甲骨照片，準備編輯成書，以便學者可與已出版的摹本互相對照。但是還缺了蘇格蘭博物院所藏的部份，非常遺憾。幸虧這次齊文心同志借到了蘇格蘭博物院所藏那一部份甲骨的照片，正好可以一道編入書中，這樣與《英國所藏甲骨集》的拓本和《甲骨文集》第十三冊所收的摹本相配合，也來個三位一體，那就真是更好了。

《英國所藏甲骨集》編成，英國倫敦大學東亞非洲學院的艾蘭博士適來我國，她

和學勤、文心兩同志一定要我寫一篇序，因略述所感，對於他們在甲骨學上這一重要的貢獻，敬致感謝與欽佩之忱。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

### 甲骨卜辭校正《史記》所載商代世系之誤兩例

項北

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中所載商代世次與殷墟出土甲骨文相校，基本相符而有小誤。最顯著的兩處錯誤，由卜辭得到校正：

其一是報乙報丙報丁的世次。《殷本記》與《三代世表》是以報丁報乙報丙為次。王國維在《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中，將《後編》上八·一四與《戩》一·十兩版綴合，文辭可連讀，其世次在上甲之後，是報乙報丙報丁為次，他指出「《史記》以報丁報乙報丙為次，乃違事實」。郭沫若稱這一發現是「卜辭研究中之最大功績」。這一成果已被史學界廣泛接受。

其二是小甲大戊雍己的世次。《三代世表》云：「帝雍己小甲弟，帝大戊雍己弟」，以「小甲—雍己—大戊」為次。而在帝乙帝辛時的周祭卜辭中，雍己的祭序在大戊之後，中丁前，先祭大戊後祭雍己。周祭次序的排列，是以商王即位先後為序的，故雍己應為大戊弟，其世次應為「小甲—大戊—雍己」。大戊在同世即位的三王中，非兄弟，其子中丁本無權繼承王位，但却成了商王。由此而造成「比九世亂」的王位爭奪鬥爭。但是，這一研究成果還未引起學界應有的注意，在最近出版的一些史學著作中，有的仍沿襲《史記》之誤，因而也不能圓滿解釋「比九世亂」的根源。

## 甲骨文詞義系統探索

趙誠

各民族語言的詞義系統都有自己內在的特點，因而各民族語言之間詞的意義並不同。如法文的羊叫 *mouton*，而英語則管草地上的羊叫 *Sheep*，放在桌子上吃的羊叫 *mutton*。法文 *mouton* 這個詞和英文 *sheep* 這個詞的意義，雖有關聯，但不等同。其實，即使是同一個民族的語言，由於時代不同，某一個詞在不同時代的詞義系統中所佔的地位不同，其意義也因之而異。如漢語的「官司」一詞，在古代有官府之義，如宋代胡穎《典主遷延入務》一文所說的「欺罔官司」，即「欺騙官府」之意。而在近代，「官司」一詞則有訴訟或爭辯之義，如「吃官司」、「筆墨官司」。很顯然，要研究詞的意義系統，首先必須選擇某一民族的某一時期的語言作斷代考察。換一句話說，就是應該從某一民族的語言截取同時的一段作平面考察。



對詞義系統作斷代研究，理論上容易論述，實際劃分却有一定困難。尤其是從一種語言的發展過程中截取一段更為不易。有人認為以一種語言的現存狀況作為平面進行探索可能方便一些。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的確要少一些糾葛。因為現存的狀況截止於今天，往下沒有「流」，要少一番取捨的麻煩。但是，也有往上割斷的困難。以漢語而論，一個使用現代漢語的人，如茅盾，在他的作品裡就不僅僅只使用現代漢語的詞。由此類推，的確很難找到一部只使用現代漢語詞彙的作品供我們作斷代研究，不用說要找更多的作品。比較之下，首先從一種語言的源頭開始探索，斷代的問題就簡單得

多。以漢語而論，就目前所知，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以甲骨文刻寫的卜辭和記事刻辭，是漢語現存的、成系統的原始形態。用這樣的材料作為一個平面進行考察，相對而言比較單純，在斷代上也比較方便。尤其是從漢語的源頭上開始探索，更有利於漢語詞義史的研究。所以，近幾年來選取了代表商代語言的甲骨文刻辭進行詞義系統探索。這裡所寫的只是在探索中感到的一些問題。

任何事物的特質都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事物本身的性質、特點、比重、位置等等；一是它和其它事物之間的關係。事物的特徵固然以它本身的存在為前提，但是任何事物又都在聯繫中存在，必然產生一種和其它事物的特定關係。比如某種物質所具有的吸力或斥力，只對另外的一部份物質才產生作用。要認識這種吸力或斥力，必須依靠該物質與其它有關物質的這種特定關係。物質本身和物質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離開其中的任何一方面，認識都不會全面、深刻。

語言中詞的意義和客觀事物一樣，其特質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詞義本身的基本點（詞的基本意義）；一是詞義之間的關係。要全面深刻地研究整個詞義系統，就必須觀察、探索每一個詞的基本意義以及和其它有關詞義的關係。甲骨文詞義系統的現實，能很好地證明這一點。

武丁卜辭用這樣一組詞來表示一天的時間：旦、明、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夕。武丁以後的卜辭則採用了不完全相同的一組詞來表示，它們是：妹旦、朝、大食、中日、昃、小食、郭兮、暮、昏、落日、夕。

旦，甲骨文作或，據日出之形，當為日明之義，似即今之所謂「清晨」，「天剛亮」。卜辭經常「旦」與「昏」或「旦」與「各日」（即落日）相對而言，如「旦

至於昏不雨<sub>レ</sub>（《京津》四四五〇）、<sub>レ</sub>旦湄至昏不雨<sub>レ</sub>（《鄴》一、三三、三）、<sub>レ</sub>旦其效<sub>レ</sub>，迺各日又正<sub>レ</sub>（《甲》四〇四）。看來，<sub>レ</sub>旦<sub>レ</sub>至<sub>レ</sub>昏<sub>レ</sub>或<sub>レ</sub>旦<sub>レ</sub>至<sub>レ</sub>各日（落日）<sub>レ</sub>乃指整個白天而言，則<sub>レ</sub>昏<sub>レ</sub>或<sub>レ</sub>各日（落日）<sub>レ</sub>當為今之所謂「黃昏」。<sub>レ</sub>傍晚<sub>レ</sub>（與武丁時之「小采」相近）。卜辭所謂「中日」即「日中」，當似即今之「正午」。<sub>レ</sub>晨<sub>レ</sub>字甲骨文作<sub>レ</sub>，據日西昇時人影傾斜之形，與今之下午近似而不同。商人一日兩餐，第一餐叫大食，姑定為上午九時左右；第二餐叫小食，姑定為下午四時左右。卜辭的「中日」，是正午十二時；「小食」是下午四時，則「晨」當是下午兩點左右，即「日中」以後、「小食」以前的一段時間，所以和今之下午近似而不同。今之下午指正午以後一直到天黑以前的一段時間，當然比甲骨文時代的「晨」要長得多。「晨」的含義很明顯地表現為兩個方面：一為表示日西斜，這是它的基本意義所表示的，即它本身所具有的價值；一為表示「日中」以後、「小食」以前的一段時間，這是由它和相鄰兩個詞的關係來表示的。又如武丁時期「小食」之後為「小采」，而在武丁以後「小食」與「落日」（近似「小采」）之間多了一個「郭兮」，則武丁時和武丁以後的「小食」所表示的時段就不一樣，因為兩個「小食」所處的關係不同。

《左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注解「十時」為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昃、舖時、日入、黃昏、人定、夜半。這應該是春秋前後表示一天時間的一組詞。

我們將這組詞與商代表示時間的詞試作比較。乍看來，平旦相當於旦，食時相當於大食，日中相當於中日，日昃相當於晨，舖時相當於小食。但稍為深入地加以比較、

考察，就發現：平旦和食時之間多出一「日出」，是平旦、日出、食時這三個時段加在一起和甲骨文的旦、大食這兩個時段加在一起相當，則日出這一時段佔有旦和大食的一小部份，而平旦自然不會和旦全同，食時也不會和大食全同，其關係近似為

旦	大食
平旦	日出
食時	食時
隅中	中日
中日	中日

；又食時和日中之間多一隅中，自然也有了差別，其關係大體為

平旦	旦	大食
日出	日出	食時
隅中	中日	中日

當然，旦、大食、中日這三段時間與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這五段時間彼此之間大體上是這樣一種參差關係，並非真像圖中那樣對應得如此機械。不過，由此可見，從字面意義，即詞的基本意義來看，旦與平旦同，大食與食時同，中日與日中同；但從時段之間的關係來看，却互有差別。換句話說，從詞的基本意義和從詞義之間的關係來看一個詞的含義並不完全一樣。而要真正認識一個詞在詞義系統中的地位及其确切含義，却必須從這兩方面來觀察。甲骨文武丁時的昃之後為小食，然後是小采，武丁之後則是昃之後為小食、郭今、昏（或落日），《左傳》杜注却於日昃之後為舖時、日入、黃昏。從時段而言，武丁和杜注相近。但杜注將日入和黃昏分而為二，則杜注所言之黃昏（日入之後）和武丁後期所言之黃昏（落日）略有差異，因而郭今與日入也不會全同。經過這一番比較，非常清楚地感到，這些表示時間的詞之間，某些含義如平旦與旦、中日與日中，雖有相同之處，但確有差別。其相同之處，由詞的基本意義表示出來；其略異之處則由詞的相互關係所顯現。反之，某些詞，如日出、隅中，因為是新產生的詞，自然和舊詞不同；但和舊詞也不是毫無關係，如隅中就佔有大食、中日的各一小部份。其表面的差異由詞的基本意義所顯現，其實質上的略有相同，則由詞的相互關係所表示。



我們乍一比較，很容易見其同而忽略其微別，或易見其異而未見其略似。其原因有二：一是不同時代的詞，因為詞素的同或異，限制了我們的深思，比如武丁後期的「昏」和春秋前後的「黄昏」、「旦」和「平旦」、「大食」和「食時」、「小食」和「舖食」，本來有同有異，由於有了相同的詞素「昏」、「旦」、「食」，因而很容易見其同而忽略其微別。又比如「隅中」和「大食」因為詞素不同，很容易見其異而忽視其彼此有關的一面。第二個原因則是一個詞的基本意義很容易先入為主地一下子抓住我們的注意力，局限着人們不再去思考其它。這從下面所講的一組詞就能清楚地看出來。

幫助我們認識詞的基本意義以及詞在關係中產生的意義這兩個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上面簡略比較過的時間名詞，因為它們自成體系而又有比較明顯的時段可以讓人們感覺。其次就是表示顏色的詞，也是因為它們自成系列而又有比較明顯的色段可以使人體會。卜辭表示牲之毛色的詞有：一、黑表黑色，如「黑牛」（《南北明》七一四）、「黑豕」（《金》五六九）、「黑犬」（《粹》五四七）；二、勿表雜色，如「勿牛」（《后》上三、二四）即雜色牛，雜色當即後世所謂之花色；三、幽表幽色，是一種近似黑色的深棕色，如「幽牛」（《粹》五五〇）；四、白表白色，如「白羊」（《粹》七八六）、「白牛」（《粹》五四八）；五、赤表示紅色，如「赤馬」（《鐵》一〇、二、《綴》二三七、《殷》九七）；六、黃表黃色，如「黃牛」（《丙》一二九）。除了牲色，卜辭還講到天上雲的顏色，如「各雲自東」；「出虹自北」（《菁》四），「各雲」指各種顏色的雲，所以和「出虹」相對而言，這種「各雲」當即後世所謂之彩雲。又如「三嗇雲」（《卜》二），「嗇借為色，即「三色雲」。天上的雲或白或黑